



雙城記 何冀平

### 惜別離

這個6月，許許多多「差使」都擠在了一起。8號下午4點05分，忘了靜音的手機，很響地「啣」了一聲，我心一顫，彈出短訊，藍天野老師走了！

我和藍天野老師相識很早，20多歲的我在工廠做工人，和幾位「淪落」到基層的專業藝術家，寫了一個劇本《淬火之歌》。不知怎麼被北京人藝知道了，趙起揚把藍天野派來做導演，宋垠做舞美，謝延寧和胡宗溫指導表演。雖然是那個年月，還是把我們嚇着了，人藝，還是最頂級的幾位！幾位大人物都極溫和，只有藍老師很嚴肅，他的話很少。為了貪熱鬧，我混在戲裏演一個紮着小辮子，跑來跑去，說東問西的小丫頭，我哪會演戲呀？在排練場我都不敢看他，他也從來不說我，根本不入法眼。

當時人藝就要我去做編劇，我想上大學，4年後畢業，人藝直接從中戲把我接了去。同在一個劇院，只有在偶然的場合能見到藍老師，他還是很嚴肅的樣子，我也依舊不敢和他說話。直到10年前。人藝60周年院慶，我應張和平院長之邀，臨陣上馬，寫了劇本《甲子園》。

再見到藍老師，他已經85歲，卻從嚴肅少話變成善談可親，他一直在為院慶抓劇本，他很高興，說還以為是劇本大綱呢，想不到已經有了初稿。

我有一批「老朋友」，他們是我的「忘年交」，是因為《天下第一樓》相識的文學藝



最後一張合照，(右起)藍天野、筆者、呂中！作者供圖



此山中 鄧達智

### 來一杯檳城 Kopi

馬來民眾叫咖啡，統統叫Kopi；凍啡叫Kopi冰，黑咖啡（齋啡）叫Kopi Or（福建話：黑色）。

愛飲始終調校以甜奶，香濃甘苦與共的Kopi；年輕時跟隨他大哥、我們大伯公在雪蘭莪州生活，祖父晚年偶爾回村子過夜，總愛在祖堂清暑軒的廟房露台，煮弄吉隆坡親戚寄來的咖啡共童年的我分享，他飲齋啡，為我加入甜奶成為幼歲最原始的南洋認知碎片。

那年6月，從吉隆坡獨自飛檳城，機場外望，淺淺交錯綠色蕉風椰雨。乘坐巴士到市中心，沿途飽覽展示二戰前富裕華僑建設擁擠大院落各具特色的別墅，直至總站當年至高樓Komtar。尋覓旅館亦感受檳城老城區George Town混血文化風情；古色古香只設風扇樓高兩層的殖民地式洋房，卻豎立中國特色門樓的飯店叫「燕京」，牆壁上掛着大塊玻璃鏡，點綴以七彩斑斕油漆風景畫，上書「雁去留鴻」；時空穿梭氣氛悠揚。街上行人樸素，年輕西方遊客為主，大多乘火車自泰國南部至檳榔嶼；身穿背心Sarong涼鞋，嬉皮遺風充沛，猶如自己倫敦歲月，前往北非摩洛哥沙漠邊緣名城Marrakesh般光景；一刻愛上了！

咖啡奶茶吊桶運風小食肆頗多，隨便入內坐下，舊時流行的酸枝或冒酸枝枱椅，桌面鋪以雲石，咖啡渣奶印點綴；人家點Kopi，我也學着叫，未幾奶白厚瓷杯碟偶爾印上藍花還可能宣傳三花淡奶的Logo。入口特別香濃，就是目下香港引以為榮



香濃馬來咖啡，惹起思念祖父並檳城的鄉愁。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余宜發

### 你會重新出發去旅行嗎？

踏入6月份，好像有一番新氣象，就是有多個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以及之前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也再次歡迎海外旅客入境旅遊。

在疫情兩年多日子，相信你和我也很希望在心中沉睡了一段長日子的旅遊心情再次燃燒起來。就舉一個例子，日本在6月份便開通旅客入境，雖然暫時只有旅客參加旅行團才可到當地旅遊，但總算是一個好像新的希望給我們，畢竟到日本旅遊是很多人一直的喜愛。可參加旅行團費用高昂，看到一些報道說要大概數萬元港幣才可以參加。所以因應這個當地的安排，我簡單的做了一個調查，詢問了20多位同事，問問他們如果要這樣高昂旅費來換取一個日本旅行團，你會參加嗎？結果20位同事也異口同聲說不會，而費用昂貴是其中一個原因。

然後我再問他們有什麼原因呢？他們說：「始終回來香港的時候還要7天酒店強制隔離，不划算之餘，也沒有這麼多的假期可以利用，還是算了！」自己十分同意他們的選擇，兩個原因也令我們卻步。但我相信，如果疫情繼續轉趨平穩的話，應該很多旅遊的國家也會繼續鬆綁，令到我們真的可以重新出發，畢竟疫情期間他們缺乏旅遊業的收入，也會大大的影響到經濟。

但我反問自己，自己這麼喜歡到日本旅遊，甚至在疫情前的一年，就去了4次自由行。最終我都跟同事一樣的卻步，現在也沒有以前這麼瘋狂地喜愛了。而最大的原因，在沒有疫情的時候，我每年都會抽空兩至星期三去美國及加拿大探望當地的家人。但疫情出現之後，已經沒有這個機會，甚至連我父親因患上新冠肺炎而離開這個世界也沒有機會回去見他最後一面。在未來的日子，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捨棄到日本旅遊，反而留着假期，希望在明年初跟香港的家人一起去美國及加拿大探望他們，實在太掛念他們了。

在這兩年多時間，我家的群組經常會出現的一句說話，就是：「很掛念你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見面。」所以我現在繼續努力工作，賺多一點旅費，然後好好安排外遊回家探親的機會，畢竟也知道到時的機票應該相當昂貴，可能是之前的兩至三倍價錢，因此，一定要努力為這個目標繼續進發，明年初真的可以實現這個夢想。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 遺傳性乳癌-卵巢癌綜合症

在香港每14個女士就有一個有機會患上乳癌，是女性癌症第一位。每87個女士有一人患有卵巢癌。有些人會說自己沒有家族史，不需要做定期篩查。

事實上乳癌只有百分之五至十和遺傳有關，如果家族裏面有乳癌、卵巢癌、子宮內膜癌、腸癌、胰臟癌、前列腺癌等，又或者很年輕發現乳癌、雙側或三陰性乳癌，男士患乳癌則須做遺傳基因測試。最常見的有BRCA，另外也有一些比較少見的基因變異。在檢測之前要給予足夠的資訊，正常人乳癌的發生率大概12%，含有BRCA 1或BRCA 2基因突變的話患有乳癌、卵巢癌的機會比常人高數倍，有機會遺傳給下一代，帶有這些基因不一定會出現癌症，但對心理影響很大，目前還不能做基因改造，基因檢測是出於個人意願。

一位60歲的女士年輕時因雙側乳癌做了乳房切除，她以為收了經不需要再做其他檢查了。結果幫她做婦科超聲波見到子宮內膜增厚，經化驗是子宮內膜癌，做腸鏡檢查又發現腸有惡性癌，要做全子宮卵巢和部分腸切除。她沒有生孩子故不打算做基因測試，幸好都是早期。有幾姐妹其中一位最先發現乳癌，其他幾位也定期檢查，幾年間分別被發現卵巢癌、乳癌、子宮惡性肉瘤、腸癌、胰臟癌。正因為考慮到她們含有基因突變，特別留意這些器官及早發現而得到治療，是不幸之中大幸。

是否有必要去做基因測試要視乎很多因素，如果心理素質比較弱知道有這種遺傳基因成日提心吊膽，不做也是無可厚非。有些人驗了之後特別留意那些器官會不會出現問題及早治療。假如自己帶有這種遺傳基因應不應該叫自己的年輕兒女去做呢？一般18歲以下的孩子不提倡做，因為她們在這個年齡段發生的癌症機會並不是太多，對世事的了解不是太深，讓她們背着一世的包袱似乎很殘忍，所以有些人可能會替她大一些告訴她們。醫生會尊重她們的決定，同她們討論，最後由她們自己作出決定。

隨着科學的日新月異，希望將來能夠預防和治療這些遺傳問題。



百家廊

### 香江地理，什麼叫做門？

中國人對於地理，有很多獨特的名詞，例如門，就是指兩個山嘴之間的狹窄海面，例如屯門、塔門、鯉魚門，都是風景秀麗的地方。山是翠綠的，海峽是一片碧綠，天是蔚藍色，這3種顏色拼湊起來，可以說是絕配，極為誘惑，變成了最美麗的風景元素。

屯門在1,700年前，已經是中國南方通向東南亞和印度、波斯帝國的重要航海港口。屯門三面環山，西面是青山，東面是九蓮山，屬優良的天然避風港；在南北朝的南朝宋（公元420年-479年，劉裕為南朝宋的開國君主）已成重要的航門，海外國家商船（如從波斯、印度和南洋來的船隻）到廣州府城經商時，都會選擇先停駐屯門補給，經屯門水道，再向北前往廣州等地。五代十國時，南漢在屯門設市船部門，對各國來華經商船隻抽稅，這個市船部門便逐漸成為南漢主要稅收來源之一。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屯門也是重要的一個跳板，南朝宋元嘉年間，相傳杯渡禪師到屯門禪修，建立佛寺。

唐代開元二十四年，唐室發展南方，設屯門軍鎮，駐軍2,000人，屬於安南都護府，視為廣州南方的港口重鎮、交通樞紐。唐代詩人韓愈的《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中寫道：「峽山逢颶風，雷電動撞碎。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髮。兩岩雖雲牢，水石互飛發。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濤沒。」描寫屯門海面的水勢洶湧險峻的情景。而劉禹錫的《踏潮歌》寫道：「屯門積日無風浪，滄浪不歸成踏潮。轟如鞭石屹且搖，互空欲駕電電橋。」描寫屯門巨浪滔天的海面。

公元819年韓愈貶官嶺南，寫了《贈別元

十八協律》：「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濤沒。」韓愈提到屯門，是因為唐宋時期，屯門已經是重要的商業港口，屯門青山石崖上刻有「高山第一」4字，傳說是韓愈所題，但據學者考證，石刻4字其實是北宋鄧符協臨摹韓愈墨跡，韓愈當年經內河赴潮州上任，並未經過青山。

每逢遇到天后誕，筆都喜歡前往南端的塔門口和高流灣天后廟，拜天后娘娘，這個活動很有漁民的風俗特色，千船雲集，漁民非常誠心地到塔門上香，祈求海上平安，無風無浪，化險為夷，這是一個良好的祝願和期盼。

筆者喜歡行山遠足，鯉魚門是一個最佳地點，沿途可以看到美麗的鯉魚門海口風景，藍天白雲，碧波蕩漾，山嶺翠綠，心曠神怡。從三家村那邊，望向筲箕灣的鯉魚門，可以隱約看到當年英軍留下來的砲台，很有地區特色。

三家村那邊還有心願樹，行山者紛紛許願，為前途尋求希望。都市實在太繁瑣，到了鯉魚門，就有逃離城市的感覺，節奏放慢，找到了悠閒和舒適的生活味道，城市病感覺得到了治癒。陽光燦爛的日子，我會搭港鐵到達油塘站，經過油塘站A2出口，步行15分鐘左右就到三家村，接着經過遊樂場、碼頭、石灘、天后廟，然後抵達石礦場。鯉魚門石礦場的芒草風景，堪稱一絕，有人可以拍到非常美麗的照片。步入石礦場，首先可以看到巨大峭壁形的石山，嶙峋的石頭反映着陽光和暗影，立體得很。前景是蘆葦草，金色的芒草，閃着光芒，人在其中，很像在黃金的國度裏。秋天是屬於登高賞芒草的季節，如果擔心大東山、東洋山這些熱門景點人太多或難度太高，不妨去鯉魚門到訪三家村石灘燈塔、一訪荒廢石屋，再去欣賞酷似芒

草的大片金黃色蘆葦草，照相機向着西面，落日好像一個金蛋黃，前面就是維多利亞海峽兩岸的美景。在天后廟的門口，有一塊大石，據說由海盜所建，中間曾經架起了大炮，這已經是時代的歷史了。

鯉魚門石礦場有着悠久的歷史，100多年前，香港開埠的時候，需要大量小石頭建築房屋，這裏就是採集花崗石和小碎石頭的礦場，沒有鯉魚門石礦場，就沒有香港房產業的發展。許多人說，香港是本地人勤勞勇敢不怕艱苦開拓出來的，這種精神就是獅子山精神。用廣東話來說，這是採石仔的精神。因為在百多年前，不少寶安縣和梅縣的廣東農民生活無着，前來香港找工作，流落鯉魚門，他們以「打石」為生，石材會銷售至台山順德，甚至歐洲。當年，鯉魚門與牛頭角、茜草灣、茶果嶺這3條同樣經營打石的村落合稱「四山」，而礦場老大更有「四山頭人」之稱。採石仔是非常艱苦的工作，頂着烈日，石頭山散發出巨大的熱力，經常是40多度，採石仔的人，高舉着鐵錘，把大石頭變成碎塊，然後用小鐵錘不斷敲擊，將之變成小碎石，最後一個工序，往往是客家婦女擔任，她們戴着客家的寬邊竹笠布邊帽子，穿着黑色的衣服，一幹就是幾個小時，不必歇息，中午飯餓了，會拿出用香葉包裹着的客家飯糰，裏面有臘腸加上菜脯雞蛋，匆匆吃光，又繼續工作。

上世紀開始，打石業式微，礦場相繼關閉，就剩下現在看到的石礦場了。前往鯉魚門，道路困難，切忌以布鞋波鞋打扮出發，必須穿行山鞋，亦要做足防塵準備及帶備充足糧水。

經過了三家村，步入鯉魚門海鮮街，除了可品嚐50多年歷史的傳統餅店「瑞香園餅家」的糕點，還可吃到美味的海鮮。



演藝蝶影 小蝶

### 《白蛇傳》、《白孃孃》和《白蛇傳·情》

有些朋友很有老人心家，有空時便到社區中心登台表演，唱歌給長者聽。上星期我看到其中一男一女的表演影片，歌名是《好姻緣》。我只認識一首《好姻緣》，但此曲不是熱門歌，也已經多年沒太多人唱，為何他們會唱呢？音樂奏起來，對，就是我認識的那首。

我細心再想。啊！上星期是端午節，難怪他們唱起此曲來。《好姻緣》與端午節有何關係？因為此曲正是粵語音樂劇《白蛇傳》的主題曲。《白蛇傳》又與端午節有何關係？因為故事中的男主角許仙受法海和尚惡意挑撥，在端陽日給妻子白素貞喝了雄黃酒，令她露出真身——白蛇精。許仙名副其實嚇死了，白素貞為了令丈夫還陽，不惜盜仙草，因而引出一連串如《水漫金山》、《斷橋產子》、《仕林祭塔》等著名情節。

香港的音樂劇似乎對《白蛇傳》的故事情有獨鍾，《好姻緣》正是粵語音樂劇《白蛇傳》的主題曲。這個版本的《白蛇傳》於1982年在利舞臺上演，非常轟動，因為它是由已故歌星羅文獨資製作，並飾演許仙。白素貞由汪明荃

飾演，小青是米雪，法海是盧海鵬，自然吸引觀眾入場，當時連開11場。除了演員外，還有舞蹈和大樂隊現場演奏。

既是音樂劇，羅文和汪明荃自然獨唱和合唱多首歌曲，均是由鍾肇峰和趙文海作曲，黃霑填詞。羅文的唱功自然不容置疑，唱現場亦難不倒他。他還推出了一隻同名大碟，收錄該音樂劇的所有歌曲。據說羅文明知投資音樂劇不是一盤賺錢生意，仍願意自資製作《白蛇傳》，是因為他看了在1972年上演的《白孃孃》後非常喜歡。之後磨劍十年，為上演粵語版的《白蛇傳》做準備。

很多時候看潘迪華的訪問，總會稱呼她為白孃孃，原因是她便是飾演1972年版的女主角白孃孃，即白素貞。當年的陣容同樣吸引觀眾：許仙是台灣當紅歌星鮑立、小青是森森、法海是喬宏，作曲是顧嘉輝，填詞有黃霑、莊奴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填詞人。首演在九龍樂宮戲院上演，演了60場。兩年後在利舞臺演出，再演13場，風頭一時無兩。

《白孃孃》在香港的戲劇史佔有重要的地位。雖然它以國語演出，卻是香港首齣原創音樂劇。當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香港人還未習慣看舞台劇時，潘迪華已經一擲100萬元投資製作這齣原創音樂劇，可見她是帶領潮流的歌唱家。可惜據說此劇令她虧本大，到頭來只剩下一曲《愛你變成恨你》成為經典。

數年前，家人問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白蛇傳》的仙凡愛情故事是很適合用上特技來拍攝的音樂影片，為何沒有人將它拍成電影呢？原來在2019年上演的《白蛇傳·情》正是這種影片，並且是首部4K全景聲粵劇電影。它綜合粵劇、電影、特技等元素，無論你是想看電影、粵劇藝術或先進特技，都可以在此片中找到。我看過兩三段戲，如白素貞在《盜仙草》與仙鹿和仙鶴比武、白素貞與小青在《水漫金山》與法海在西湖水面鬥法，都用上大量創新的特技。尤其是看《水漫金山》時，我驚呼「好像《尚氣》啊！」飾演4名主角的都是內地粵劇名伶，女主角曾小敏更是國家一級粵劇演員和梅花獎得主，唱功表演自然是一流。

《白蛇傳·情》的誕生，再次告訴大家內地電影既有創意又有藝術性，而且極富視聽之娛，值得捧場。



作業簿 林作

### 選美和美麗定義

女權運動近年盛行，在美國甚至到了一個矯枉過正的地步，造成社會上很大的矛盾。

一方面，男女不平等確實是多個世紀以來的問題。近年其實是勢頭最好的一段時期。很多臭名昭著的名人因為侵犯女性而落馬，這是好事，也是正義的彰顯。

可是慢慢地，整個運動就到了一個歇斯底里的地步，好像一切犯着女性的人或話題都是有罪的。慶幸，香港這個社會並不見得有這麼大這方面的問題。在這裏，評論女性、男女關係之間的話題，似乎依然是如常，甚至在一些角度來看，是蠻守舊的。守舊未必就是不好，雖然僅僅是保守也未必正確。該與時並進的就要變，沒有需要變化的就可以繼續。

最近一個尖銳的話題，就是選美，無論你如何評價和定義美麗，究竟僅僅是內在美，還是僅僅外在美，還是兩者兼備才行，都成為了一個話題。簡單來說，選美一般都是針對女性。雖然選美有舉辦過男士活動，但是都是不了了之，無法持之以恆地舉辦。

那麼選美的問題何在呢？批評者說這是物化女性，將女性當作物品在比較優劣。但是顯然是社會的關注度極大，而每年都很多女士希望通過競選可以成名。

批評的聲音總是少數，我相信大